

# 从《园丁集》看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曹雯雯

(湖南农业大学 东方科技学院 湖南,长沙 410128)

**[摘要]** 作为中国女性译者代表的冰心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绩十分卓著。在国内外翻译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影响下,她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有着自己的理解。通过分析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结合她在《园丁集》译文中的翻译实践能更好帮助读者理解冰心的作品。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翻译思想; 冰心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6-0116-04

正如女性在社会中得不到重视一样,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也一直得不到重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倡导将性别与翻译结合起来的女性主义译者尝试着在翻译中打破传统的束缚,融入女性的性别意识,并有意识地在翻译中展现女性的个性、情感体验和身份<sup>[1]</sup>。

作为中国女性译者代表的冰心不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代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开山鼻祖。她一生不仅在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方面成绩显赫,而且在文学翻译方面成绩也十分卓著。在长达68年的翻译生涯中,她的译作主要包括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穆拉·安纳德《印度童话集》,安东·布蒂吉格《燃灯者》等,共翻译了十多个国家的五十多部作品。本文以冰心翻译的《园丁集》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 一 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北美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以性别差异为核心的“性别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sup>[2]</sup>。该理论认为语言不仅是作为一种沟通的工具,更是一种塑造、提升女性形象的社会工具;如果要提升和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就要改变传统以男性为主体的语言,甚至重构女性语言<sup>[3]</sup>。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末国内才有研究者留意到译者的性别影响着其译文的语言或表达,21世纪初国内才开始出现有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译本和介绍。这些译介引起了

相关研究者的兴趣并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直到2004年弗洛托的著作《翻译和性别》一书引入到中国,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才达到一个小高潮<sup>[3]</sup>。

在国内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影响下,冰心在发表的《译书的我见》、《我也谈谈翻译》、《我和外国文学》等文章中道出了她对翻译的理解,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翻译理论,主要包括倡导女性主义意识,擅长描写细腻心理和采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等三个方面。

冰心的教育学习先后经历了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教会教育、留学教育,显然由于身为女性,她没有局限于古文派这种严厉的区划和拘束<sup>[4]</sup>。在翻译过程中,冰心倡导女性主义意识,主张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动意识,并提出了“顺、信、美”的翻译原则。冰心认为“顺”是翻译之首要<sup>[5]</sup>,指出“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不通俗就会导致不明了,不流畅,这样会打断阅者的兴头和锐气。”<sup>[6]</sup>其次,冰心倡导“信”的翻译原则,她曾表示“只敢翻译散文诗或小说,而不敢译诗。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这些诗句要我用汉文译了出来,即使是不失原意,那音乐性就都没有了。”<sup>[7]</sup>“对于难译的名词、字眼,能以因时制宜,参看上下文的意思取那最相近的中国字眼名词翻译出来。若是嫌它词不达意,尽可用括号将原字圈起来,附在下面以备参考”;“翻译时,译文应尽量避免过于参入己意”<sup>[6]</sup>,也就是说,译文要正确地传达原文的艺术意境和内容。此外,冰心也非常关注译作的美学价值,她译介的领域涉及国外的诗歌、散文诗、

小说等,无不表现出这一特征。冰心所倡导的女性主义意识期望译文能激发起人们的兴趣,并引发社会重新思考女性及其社会存在的意义。

作为女性作家和译者,冰心擅长于描写细腻的心理。作为译者的冰心,她的翻译选材很独特。从选材的国家来看,冰心选择的作品一般为亚非国家作家的作品,很少选择欧美国家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诗歌。她曾表示“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品”<sup>[7]</sup>，“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译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对不起原作者了。”<sup>[8]</sup>从选材的题材来看,冰心选择的作品一般为抒情散文诗或小说,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多数是运用比较自由的形式抒写心灵或情绪及其波动,作品的意境优美;冰心选择这类作品进行翻译说明她本身就愿意从女性感性的情绪出发去理解原作,进而进行阐释。

路易斯·冯·弗洛托曾第一个总结出女性翻译实践中的翻译策略包括有增补原文(supplementing),加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女性主义译者主张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对原文进行翻译时采用一定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自己主张的翻译目的。站在一个作家、文学家的立场来看待翻译,冰心翻译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读者的体会”和“以阅者为中心”<sup>[9]</sup>。冰心认为翻译是“为了供给那些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sup>[6]</sup>,主张译者翻译时应考虑到读者的感受,从读者易于理解的角度出发。基于“为了读者”的理念,冰心译介的作品都采用口语化的白话文,易于读者接受译文的语言;通过增译、省译、加注等翻译方法,易于读者理解译文的内容;通过注释的方法帮助读者理解诗歌的意象和情感内涵,易于读者把握意象喻义的内涵。

## 二 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可以通过她的译作来进行分析,本文以《园丁集》为例。《园丁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部关于人生和爱情的哲理诗集,通过优美的哲理诗句细腻地描述了爱情的幸福、烦恼与忧伤,歌颂着纯真的爱情,展现了诗人青春时代的体验。虽然这部诗集的影响不及《吉檀迦利》和《飞鸟集》等诗集,但是这部充满爱意、充满哲学的印度

散文诗集符合了作为女性译者的冰心选择翻译题材的要求,并且她的译文中也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翻译思想。

### (一) 倡导女性主义意识

深受泰戈尔“爱”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冰心成为“爱”的哲学的自觉歌者<sup>[10]</sup>。所谓“爱”的哲学包括三方面,一是赞美母爱,二是颂扬童贞,三是歌颂自然。在“爱”的哲学思想影响下,怀着对女性的深深情怀,冰心所选择的翻译题材关注女性命运,抒写母爱的伟大与坚强、无私与深沉。《园丁集》中不乏对女性及其心理的描述与描写,冰心将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通过译文呈现出来。

#### 第75首:

God sighed and complained, “Why does my servant wander to seek me, forsaking me?”

神叹息又委屈地说:“为什么我的仆人要把我丢下,而到处去找我呢?”(冰心:2011:187)

#### 第77首:

She goes back home with the full pitcher poised on her head, the shining brass pot in her left hand, holding the child with her right – she the tiny servant of her mother, grave with the weight of the household cares.

她顶着满瓶的水,平稳地走回家去,左手提着发亮的铜壶,右手拉着那个孩子——她是妈妈的小丫头,繁重的家务事使她变得严肃了。(冰心,2011:191)

对于同一个词“servant”,在不同的诗篇里冰心的译文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在第75首诗歌中,“servant”是为神服务的,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神来说,冰心将“servant”翻译成地位低下,隶属于他人且受他人控制的“仆人”。而在第77首诗歌的原文中小女孩是她母亲的“servant”,从母亲的角度出发,冰心将“servant”翻译成给母亲提供帮助的“小丫头”。与译为“仆人”体现了双方地位有高有低,体现隶属关系相比,译为“小丫头”不仅体现了双方平等的关系,女性的自立及其对家庭做出的贡献,同时这一充满女性色彩的词也充分体现了母亲对于女儿的疼爱。因此,在第77首诗歌中,冰心将“servant”译为“小丫头”而不是“仆人”,即是体现了母爱的坚强与深沉,又是强调了女性的主人翁地位。

再如《园丁集》第56首:

I was one among many women busy with the obscure daily tasks of the household.

我是妇女中为平庸的日常家务而忙碌的一个。(冰心,2011:141)

我是为日常家庭琐事而忙碌的妇女们中的一个。(刘永升,2010:90)

对比原文中的“obscure”的两种译文“平庸”和“琐事”,“琐事”意为琐碎而微小,描述的是事情的状态,而“平庸”则意为不突出、毫无新意,描述的是一种含有被人蔑视和忽略的心理状态。仅仅是通过一个对日常家务进行描写的形容词,冰心认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及其成果应当得到大家的肯定和尊重,这些劳动及其成果是不容被忽视的,体现着她渴望女性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尊重与重视的愿望。

## (二)擅长描写细腻心理

作为女性翻译家,冰心善于从女性的角度对原文的心理表述选择译文用词,从而描述出特殊的细腻的心理活动。一般来说,女性翻译家在翻译风格上比男性译家更温婉、更细腻。女性翻译家更倾向于使用标准语言,而男性翻译家则会使用更多的非正式用语;女性译家较之男性译家更善于描写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特别是女性和儿童的心理<sup>[11]</sup>。如《园丁集》的第7首:

I know well he will not glance up once at my window; I know he will pass out of my sight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only the vanishing strain of the flute will come sobbing to me from afar.

我深知他不会仰视我的窗户;我知道一刹那他就要走出我的视线以外;只有那残曳的笛声将从远处向我呜咽。(冰心,2011:23)

我很清楚他不会抬头瞥一眼我的窗户;我很清楚他就要从我的视线里消失;只有那慢慢消失的笛声在远处对着我啜泣。(刘永升,2010:16)

I know well he did not pick up my chain; I know it was crushed under his wheels leaving a red stain upon the dust, and no one knows what my gift was nor for him.

我深知他没有拾起我的颈环;我知道它在他的轮下碾碎了,在尘土上留下了红斑,没有人晓得我的礼物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给谁的。(冰心:2011:23)

我很清楚他没有捡起我的链子;我很清楚她被

他的车轱辘碾碎了,只留下一块红色的斑点;无人知晓我的礼物是何模样,究竟送给谁。(刘永升,2010:17)

这首诗歌描写的是王子从“我”家门前经过前后“我”的心情从憧憬到失落的心理变化,是对女性心理变化的一段描述,通过一段心理独白抒发着少女对王子的爱慕之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女性通过翻译找回自己的词语及声音,书写女性身体并描述女性经验<sup>[3]</sup>。在第一句话的译文中,用“深知”而不是“很清楚”,用“仰视”而不是“抬头瞥一眼”,用“残曳”而不是“慢慢消失的”,用“呜咽”而不是“啜泣”,冰心的译文运用温婉、细腻的语言更好地表现出少女对王子从门前经过这一事件充满着憧憬同时又害羞的少女心理。同时,在第二句话的译文中,用“拾起”而不是“捡起”,用“车轮”而不是“车轱辘”,译“dust”为“尘土”而不是省略,冰心的译文用标准化的语言更好地表现出少女对于王子无视她的爱恋而感到心碎、失望的细腻的心理活动。

## (三)采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机械转换,作者和译者、原作和译作之间是“主仆关系”。女性主义翻译家积极推崇打破陈旧的作者和译者、原作和译作对立的二元翻译观,认为翻译是生产而非再生产<sup>[12]</sup>。弗洛托曾在《翻译与性别》中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的翻译策略:增补原文,加前言和脚注,劫持,其中“劫持”这一翻译策略最能体现译者对原文的进行改写并表达自己的意愿。冰心作为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翻译家,她在翻译中也会采用这些策略,发挥着一个女性译者独特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如《园丁集》第52首:

Why did the lamp go out?

I shaded it with my cloak to save it from the wind, that is why the lamp went out.

灯为什么熄了呢?我用斗篷遮住它怕它被风吹灭,因此灯熄了。

Why did the stream dry up?

I put a dam across it to have it for my use, that is why the stream dried up.

泉为什么干了呢?我盖起一道堤把它拦起给我使用,因此泉干了。

(冰心,2011:151)

冰心在翻译这首诗歌时采用了“劫持”的翻译策略,即采用了不同于原文的语言结构或表达法。作为译者的冰心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着自身的主体能动性,视翻译活动为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动态活动,通过译文来表达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同时也是通过译文来使大家在阅读原文时也平等地接受并理解译文。这首诗歌韵律工整,压“aab-bccdd”韵。但是,基于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在语言结构上两种语言呈现的方式不同,为了能在准确表达诗歌原意的同时保留住诗歌的韵律美,冰心在翻译时选择了一种动态的对等,即在将诗歌文本进行对等翻译的同时将原诗的韵律调整为压“ab-ababab”韵,同样展现了诗歌优美韵律<sup>[13]</sup>。这一对诗歌韵律的调整就是“劫持”翻译策略的一种表现,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理解和再创造,并通过译文表现出来。

### 三 结束语

翻译和女性曾处于文学等级和社会等级的劣等地位,女性主义将翻译作为其争取话语权、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作为女性译者,冰心始终将自己与原作者、译文与原文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对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创作性翻译。分析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学习她的翻译作品,更好地理解他的文学作品。

#### [参考文献]

[1] 徐来. 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J]. 中国翻译, 2004(4):

16-19.

- [2] 张建萍,赵宁.“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谈起[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76-80.
- [3] 李红玉. 性别与翻译——论翻译中的性别视角在国内的发展与现状[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7(1):49-52.
- [4] 彭建华. 冰心文本中的古典色彩——兼论冰心作为女性作家的“保守”[J].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06(1):89-102.
- [5] 林佩璇. 冰心的翻译与翻译观[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73-78.
- [6] 冰心. 译书的我见[M]//卓如. 冰心文集:第1卷.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140-143.
- [7] 冰心. 我也谈谈翻译[M]//卓如. 冰心文集:第7卷.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458-460.
- [8] 冰心. 我与外国文学[M]//卓如. 冰心文集:第8卷.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493-495.
- [9] 邓卫望,熊辉. 译诗对冰心诗歌创作和翻译的影响[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2):85-87.
- [10] 刘学云,訾小广. 浅谈冰心对泰戈尔的译介[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41-43.
- [11] 谭芳.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翻译家研究[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69-74.
- [12] 李秀梅,孙佳. 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理论翻译的三重解构[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1):145-148.
- [13] 胡娟娟. 冰心诗歌翻译的风格及成因[D]. 长沙: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19-20.

## On Bingxin's Feminist Translation Thoughts Based on the Gardener

CAO Wen-we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As a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translators, Bingxin is outstanding in literature translating.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oth at abroad and home, she has her own views on translation. Summarizing Bingxin's feminist translation thoughts by her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ardener helps the readers understand Bingxin's works better.

**Key words:** feminist; translation thoughts; Bingxin